

随想录

芭蕉叶叶为多情

陶继明

今年初春,乍暖还寒的时节,葛秋栋兄送来了一迭厚厚的书稿,共六十一篇散文,这是他在数十年辛勤创作的全部作品中遴选出来的。看着看着,我陷入了沉思,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与秋栋交往的一幕幕……

我与秋栋结识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那时我在县新华书店工作,是联系外冈、望新、方泰一带的专职图书发行员,出于职业的缘故,平时与机关、学校的交道打得多,当时秋栋所在的方泰诶思学校,也在我联系范围内,秋栋是这所学校的校长。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与秋栋见面的情景。前天晚上,绵绵春雨下了整整一夜。而诶思学校是一所乡校,从公路到学校有一段泥泞的小道,我推着自行车,车上驮着一包书,艰难地前行,自行车轮胎上沾满了烂泥,让我出了一身汗。终于,遥遥望去,看到几棵高大古老的银杏树,诶思学校就在大树旁边。秋栋远远地迎了出来,热情地帮我卸书擦车。我送去的一包书中,有公开出版的刊物《朝霞》、《学习与批判》,还有专门翻译、介绍国外各种思潮的内部刊物《摘编》,以及新出版的几种二十四史。记得秋栋兴奋地从中

挑了几本书,印象最深的是秋栋买了一本《周书》,这是二十四史中较为冷僻的一种,没有一定的古文基础是无法读懂的。临近中午,秋栋还为我在学校食堂准备了中饭,他执意要请客,不肯收饭钱。

之后,我们的交往多起来了,渐渐地知道了他的身世。秋栋生于1946年,长我一岁,因为年龄相近的缘故,我们有较多共同的话题。当时,秋栋早已成家,而我还是个快乐的单身汉,相比之下,觉得他在各方面都要比我成熟。不久,他调到了县文化三馆的图书组,从事图书介绍评论工作,再后来又调到博物馆,三馆与书店同属文化系统,开会、学习、劳动常在一起,我们又共同爱好书,来往就更多了,慢慢变成了莫逆之交。

记得秋栋当时住在孔庙大成殿旁一间破旧的小平房里,屋旁堆放着杂乱的碑刻,显得有点荒芜,但墙角有一丛绿叶葳蕤的芭蕉,格外显眼,生机勃勃。他还带着正在上小学的女儿,颇为艰辛。十年动乱结束后,秋栋被单位送到复旦大学地方志专业进修,1984年岁末,毕业后,回到了博物馆,担任了馆领导,从此亦官亦文,先后在宣传

部、民宗办、工商联工作,其间还担任过县文联的副主席。

我与秋栋时分时合,1985年初,县文化局的《嘉定文化志》已经启动,我的电大中文专业即将毕业,我与秋栋都被借调到局志办公室从事地方志的编纂工作,局志办在县图书馆四楼,我们在同一室内办公,朝夕相处,我还应他之邀一起编辑馆刊《嚬城文博》,前后有数年之久。后来,秋栋调离博物馆,我们分开了,我则从书店调到了博物馆。他退休后,我邀请他参加《嘉定碑刻集》的整理注释,又合在一起办公数年之久,彼此了解更多更深。

对秋栋的作品,我并不生疏,十几年前,曾应邀为他编过散文集《嚬城烟水》及小说集《红雪》。秋栋的文学创作起步较早,大概在做那本油印本馆刊《图书通讯》的编辑时,就已经开始了,他的散文作品大体上可以分为历史和乡情两大类。1981年初,上海《青年报》副刊刊登了秋栋的散文《缺角亭情思》,当时社会上书刊不多,又是崇尚文艺的时代,秋栋文章在嘉定引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此文以南翔古猗园缺角亭历史为背景,抒发了南翔人民爱国爱乡的高尚情怀。其中“竹枝山草

木葱茏,绿浪生波,已属奇趣无限;屹立山顶的一座缺角方亭更使人有妙趣横生之感了。亭子的结构款式玲珑,高壮华丽,几何形的拱顶,线条流畅,气韵生动,除了东北方向人为地短缺一角之外,三只拳状翘角却似铁臂临空,给人的感觉是威武、刚强、神圣不可侵犯;亭子不仅格调别致,颜色也七彩俱全,色调鲜艳柔和,真不愧是仙苑奇葩”的段落,颇有文采,十分撩人。此文获得上海青年报历史类征文一等奖。

秋栋乡土类题材的散文也较出色,相比之下,数量更多,有状物写景,也有记事写人的。其中《浪花之梦》近似小说,叙述了银杏树下,“我”与珍珍之间发生的缠绵故事。珍珍是一个悲剧人物,特殊的时代断送了她年轻鲜活的生命,“我怀着沉痛思念的心情走到湖畔的老树下,捧起银杏树下的片片落叶,却无法知道那一片是属于珍珍的……虽然,痛苦的岁月就像船儿走过的路,它堆起的千层浪花很快被历史的巨手抹平了。而今,年老人正焕发着青春,年轻人又在为着大抱负而奋斗,失去学校的我已经读完了大学,在自己理想的天地里耕耘。可是,只要想起珍珍,想起我那在苦难中死去的

小妹妹,心里就会隐隐作痛”,中间似乎晃动着作者的影子。秋栋写景的散文也融入了他浓郁的桑梓深情,如《故乡的小河》、《老竹桥的回忆》、《车浜斗》、《芭蕉雨》、《落叶的美丽》等等,尤其是近期的作品,文笔更加洗炼、老到。秋栋的乡土散文中,还有几篇描写人物的,他的《乡邮员》、《陈正留给我的回忆》等篇所写的人物,如李学诗、陈正等人,也是我所熟悉的朋友。乡邮员李学诗写得生动传神,寥寥数笔,勾勒出了他倔强的性格,多舛的命运。陈正也是我的忘年交,他为人诚恳、低调,“以年届八旬的高龄,徒步走进西藏墨脱县,在背崩乡为门巴族孩子建起一座希望小学”,事迹十分感人,秋栋的作品向读者传递着一种正能量。

末了,承蒙秋栋错爱,让我为他的这本书作序,使我先睹为快,提前阅读了他的这部书稿。

走笔至此,看到秋栋的这本散文集取名为《芭蕉雨》,想起了郑板桥先生的诗句“芭蕉叶叶为多情,一叶才舒一叶生”,引用板桥的诗句,是希望秋栋出产文章,犹如芭蕉抽叶,一叶才展,一叶又生,期待他新作迭出,绵绵不断。

老嘉定的“文玉”情结

杨培怡

近年来每年都要到老家妹妹处小住一阵,少不了要陪她到菜场逛逛。在买臭豆腐干时,只要看到上面打有“文玉”两字的,我是非买他家的不可。“文玉”是一个品牌,更重要的在我心中“文玉”是一个质优价廉的传承。现在臭豆腐干在市场上品种很多,但是打上品牌的只此一家,足见生产厂家对其产品质量的自信。

“文玉”品牌,可以追溯到乾隆年间,嘉定人周文玉于县城东大街城隍庙东侧开设文玉酱园。四十年的文玉酱园,坐北朝南两开间门面,店北的晒酱场范围很大,一直延伸到清镜塘边。它是当时嘉定地区规模最大的酿造作坊。“文玉”的产品:卫生酱油、陈酒、酱萝卜、酱黄瓜,更是闻名遐迩。

他家酿制的“卫生酱油”,是用优良的东北大豆和面粉通过发酵制作成酱,水用的是清如明镜的清镜塘水,酱油的酱色是用饴糖熬制而成。每当熬制酱色时,其焦香味飘向数里之外,整个东门街上都能闻到。晒酱场和我就读的启良学校仅一弄之隔,场里师傅

们晒酱时给酱缸盖帽脱帽的情景,历历在目。听说酿造一批酱油,要经历一年以上才能晒制成功。这样酿造晒制出来的酱油,那才真正称得上是天然、绿色食品。

文玉的卫生酱油,也是当时城里人到乡下走亲访友时非常受欢迎的礼物。因为自给自足的农村里,酱油还得上街购买。可惜文玉酱园的“卫生酱油”早已被添加色素和防腐剂的各种老抽生抽所替代。

我家与“文玉酱园”同用清镜塘一塘水,同处东大街一条街,出门上街天天从店前经过,能对它没有感情吗?特别是“文玉”的名牌产品:卫生酱油、文玉陈酒、文玉酱萝卜、文玉酱黄瓜,以其质优价廉早就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说对它有一份“情结”也不算很夸张吧。

以此短文作为对“文玉酱园”名产品的怀念,希望文玉牌的臭豆腐能发扬“文玉精神”,制造出更多价廉物美的名优产品,满足家乡人民的生活需要。

父亲的麦田

曹旭

父亲已经去世
故乡仍然花开
长眠故乡的父亲
是江南的一座孤坟
每年四月
我回到故乡
我都在田野上
发疯似地奔跑
发疯似地呼喊
到处寻找父亲
我在村口
问扛锄头的老农
您可曾看见
我的父亲在哪里
村庄的每一条道路
都留下了父亲的脚印
清明的纸钱
燃成烛光
我们用烟和烛光
与冥冥中的父亲交谈

老农突然大声喊
你父亲就在田野上
他已成了一枚
熟透了的麦子
被家乡的大地收藏
父亲的称谓
是我们用来
遮蔽风雨的帽子
父亲去世以后
这顶帽子
就永远藏在心里
清明的时候
我们就用
一把麦子祭奠
只要父亲是
其中的一粒
来年播种
我们就可以
对着大地麦田
像春风一样地怀念



鸳鸯溪 龙景琰/摄

艺海泛舟

不该是自在的事儿吗

崔立

带10岁的女儿去参观一个国际性的高规格大展。

女儿学画已经五六年,我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搞到了票。希望这次参观,能带给女儿一点启迪,或是一点进步。

我们步入一个大展厅,墙上挂满一幅幅的画,像一块块的瑰宝,等待着我们去探寻。

女儿蹦蹦跳跳地,蜻蜓点水般在一幅幅画前走过,却没有留下更多的关注。一群年轻男女进来了,跟随的年轻女讲解说,大家跟我往这儿来,先看看这幅画儿……

老婆拉着女儿的手,站在他们的

人群之中。女儿听了没几句,就松开了老婆的手,像只快乐的鸟儿般去追逐前面的画儿去了。

老婆还站那儿在听。老婆招招手,唤女儿去听。女儿摇摇头,不愿意去。

我站在她身旁,说,你看你看,你自己看又看不懂,听了讲解,就知道那些画儿好在哪里了,对吧?我还说,如果你今天什么都看不懂,学不到什么东西,那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女儿眨着她那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说,爸爸,我们看展览,不该是自在的事儿吗?为什么一定要学到什么呢?我上课学得还不够吗?

我说,我……

不久之前,我们坐在桌子前,一起吃晚饭。

女儿吃得拖拖拉拉,筷子像动又不是动,懒洋洋地。吃到后面,女儿筷子一扔,说,我不想吃了。

我说,你不吃怎么行呢?不吃要饿坏肚子的,要长不大的,要……

女儿说,爸爸,吃饭不该是自在的事儿吗?吃个饭为什么一定要想那么多呢?

我说不下去了。

这让我想到了女儿的成长。有一天,女儿是不是也会对我说,爸爸,成长不该是自在的事儿吗?

我,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